

- [9] 施志经. 申江医萃续集 外科名家顾伯华学术经验集[M]. 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2002.
- [10] 顾伯华, 顾乃强. 中医外科专家顾筱岩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[J]. 上海中医药杂志,1985,1: 4-5.
- [11] 宋瑜, 李咏梅, 顾敏捷, 等. 马绍尧从脾论治湿疹经验[J].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3,27(3):1-3.
- [12] 王芳芳, 朱章志, 李赛美. 欧阳恒教授直观点论治法治疗皮肤病经验介绍[J]. 新中医, 2010, (2): 109-110.
- [13] 李小莎, 刘翔. 欧阳恒教授诊治皮肤病验案拾零[J]. 中国医药导刊, 2009, 11(5): 855-856.
- [14] 金小沫, 李赛美. 岭南医学流派与名家学术传承研究[D]. 广州:广州中医药大学,2010.
- [15] 陈建宏, 王欣, 禤国维. 禤国维教授运用皮肤解毒汤治疗顽固性湿疹经验撷萃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0,12(7): 131-132.
- [16] 闫景东, 王玉玺. 王玉玺教授治疗湿疹的经验[J]. 中医药信息,2005,22(3):43.
- [17] 罗阳, 王玉玺. 王玉玺教授运用升阳除湿防风汤治疗寒湿性湿疹经验简介[J]. 中医药学报,2011,39(6):117-118.

(收稿日期:2014-09-26)

(本文编辑:秦楠)

## · 名医心鉴 ·

## 任光荣内服膏方特色赏析

陈超

**【摘要】** 任光荣老中医擅长治疗慢性胃肠病而精于膏方。任光荣膏方立意为调补脾土、使之蕴藏万物而助生长也。具体应用就叶天士“胃属戊土,脾属己土、戊阳己阴”之论进行了阐述和发挥:脾有阴(津)阳(气);脾病有脾阴(津)虚、脾阳(气)虚之别,治脾首当调补脾脏之阴阳,要在气阴。其膏方用药特点以调为补、不在于温阳而在于益气以助脾用、不以药生血而尤重养阴以安脾体。常以白扁豆、砂仁、豆蔻、鸡内金、麦芽等助运防腻以利中焦之运化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膏方; 方剂; 老中医经验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 R249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5.01.018

内服膏方是中药方剂的常用剂型之一,分成方膏滋和临方膏滋(下简称膏方)两类<sup>[1]</sup>。膏方是辨证论治中医基本理论和个体化治疗特色的集中体现。近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、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和中医药养生知识的广泛普及,量体用药的膏方因具有调节免疫力、防病治病、延缓衰老等综合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认可<sup>[2]</sup>。先师任光荣老中医(全国第四批、第五批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、苏州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、中医脾胃病专家)擅长治疗慢性胃肠病,其膏方亦颇具特色。现不揣简陋,简述如下。

## 1 立法重补脾

脾为后天之本、气血之化源,膏方应用对象以中老年患者、体质较差者、慢性病患者、亚健康人群为常见,后天之不足居多。《素问直解》曰“万物均生于春,长于夏,收于秋,藏于冬,人亦应之”,故冬季为进补的较佳时期。任老认为,脾

为土属,蕴藏万物而助生长也。补脾可资肝肾心肺诸脏,犹灌中央而溉四旁也。脾胃摄纳、运化功能正常,则气血化生有源,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得气血濡养,身体的各种机能活动才能正常。且脾胃居于中焦,为全身气机升降之枢纽,脾气升则诸气升,胃气降则诸气降,故脾升胃降功能协调,则全身之气机调畅,五脏六腑之功能得以协调和谐、生克制化有道。其中应于冬季之肾脏主水、为藏精之府,但除先天之禀赋外,全赖后天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以充养。脾虚化源不足,则五脏之精气少而肾失所藏,则补脾即所谓补肾、补后天而且充先天也。

## 2 补脾重气阴

任老作为中医脾胃病临床专家,在脾胃病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。任老特别强调:被认为是后天之本的脾(胃),在生命医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,要言之其如内经所言:脾主体“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”。临床上,任老对吴门医派杂病理论、尤其是叶天士脾胃学说进行了继承与创新。就叶天士之“胃属戊土,脾属己土、戊阳己阴”之论进行了阐述和发挥:脾有阴(津)阳(气);脾病有脾阴(津)虚、脾阳(气)虚之别,治脾首当调补脾脏之阴阳。脾气虚归属于脾阳虚之范

作者单位:215101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病科

作者简介:陈超(1958-),本科,主任中医师、客座研究员(日本东京大学),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。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、吴门医派学术继承。E-mail:1421413792@qq.com

畴,二者(气虚、阳虚)之辨主要是“阳虚则寒”、阳虚者功能尤其减退,“形不足者,温之以气”,补气乃补阳之基础;脾阴虚,实指脾精(津液)不足。脾(胃)为后天之本,人体各部的濡养,有赖脾气散精(津液)输布。若胃阴虚,或脾虚不运,阳损及阴,或五味化源不足,均可使脾气散精无源而致脾阴不足证,“精不足者,补之以味”,故调补脾之要点在于补气阴。

故任老认为,脾有阴阳(气),脾病则有脾阴虚、脾阳(气)虚等证,治疗当以调补阴阳,而脾气虚归属于脾阳虚之范畴,二者的区别主要是“阳虚则寒”、阳虚者功能尤其不足,“形不足者,温之以气”,补气乃补阳之基础,故补脾之要点在于气阴。

从任老膏方用药特点进行分析,其治则为扶正祛邪、调理阴阳,治法为益气养阴、重在补脾,特色为以调为补、不在于生血而尤重养阴,结合因人、因时制宜而进行个体化遣方用药。根据虚证居多、虚中夹实尤其常见的临床现象,补法与清、消合用,但所用药物补益之品重于祛邪之品,益气药物多于养阴。或曰:严冬之时,何以仅以益气平补为主且有当归、地黄、麦冬等甘寒之品?任老认为,冬至一阳生,在“至而不至”之时,附桂当用且量大无妨,然以“当至已至”之时为常见,补气之剂合以天之阳气之“至”,可不用或少用温阳之品,此时平补即是温补,补气即可补阳;所以用养阴药者,不仅可以调整其偏虚状态,更可冀使阳得阴助而彰阴阳互根、生化发动之机。补益的同时,应注意针对患者病情、体质、喜好等个体化情况加以适量的祛邪药物(8:2至7:3的比例),因为慢性病以虚证居多,正因其虚方选用膏方治之。然纯虚者鲜见,虚实夹杂证为其常态;或因邪邪缠绵,或因正气不支,或因宿疾而兼新病,内伤又兼外感,导致疾病寒热错杂、虚实互见。膏方本非祛邪之法,应补中有伐。若祛邪攻伐之药太过,正气受损,则病邪更加深入,失去调补的本意,故祛邪要建立在扶正的基础上,祛邪仅为扶正之补充。任老常用的补益药有参类(红参、太子参、党参)、鹿茸、茯苓、生甘草、白术、阿胶、紫河车、白芍药、枸杞子、杜仲、山药、石斛、生地黄等;常用的祛邪药有制半夏、贝母、连翘、郁金、薏仁、石菖蒲、蒲公英、黄芩等。

从现代营养医学角度来看,冬天气温较低,热量需求较大,胃肠道功能反较其他季节相对活跃,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。慢性病、老年患者、亚健康状态等需要调养的人群,适合在冬令进行,膏方以其融合诸药、口感上乘、服用方便而受医家和患者之推崇。

### 3 组方重气味

任老长期致力于“吴门医派”杂病学术思想的研究,对叶天士根据中药四气五味特点立意组方具有独到见解和长期实践。尤其是开具膏方时,组方遣药特别重视药物的四气五味。此为叶天士对《内经》“味厚者属阴”、“调之以味”的具体实践与创新。任老认为,中药寒热温凉四气是以脏腑学说为基础、用阴阳属性进行总括的。因此,四气寓有阴阳,寒

凉属阴,温热属阳。如附子、肉桂、干姜等药性温热,用治脘腹冷痛、面苍脉虚等阴寒证常用膏方,但以“平”为贵。酸苦甘辛咸五味不仅是药物味道的记载,更是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。《内经》认为辛散、酸收、甘缓、苦坚、咸软。其中甘味能补、能和、能缓,一般滋养补虚、调和药性及制止慢性疼痛之剂多具甘味,故亦多用于膏方。尤其注意其归经:因甘入脾,以甘味药为主组方即为补脾之方,不但调治慢性胃肠病时需服用甘药,一般的膏方均当以味甘气平之品为基础方,参苓白术散、八珍汤是其基本方剂。

任老注重气阴双补达到气血阴阳之调补目的,其奥妙在于气能生血,补血以补气为先,如当归补血汤,重用的非补血之当归而是补气的黄芪;气属阳,补气基础上加温热之品即为补阳,“气生少火”之谓也。补阴自含补血之意,血属阴是谓也,补气生血而气味甘寒者,定有益阴之效;“善补阳者,当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”。任老特别强调膏方为冬季调补之方,为“冬主封藏”之补法的具体应用之一,补气且生血,益阴可助阳,补益气阴即可气血阴阳通补,不必面面俱到、气血阴阳俱补而成为补益中药之大杂烩。膏方之妙在于缓图、守方渐效,绝不能贪一时之功,大辛大热之物非其所宜。

### 4 用药重“动”“静”

膏方之要,不在于使用多少补益药物,而在于补而不滞、腻而能化。膏方内多含补益气血阴阳的药物,其性黏腻难化,若纯补峻补,每每有碍气机,致使水反为湿、谷反为滞,于健体无益,故配方用药的“动”“静”结合至为关键。任老十分推崇即叶天士“辛香通络”和“甘寒”、“咸寒”之品的联合应用,并将前者谓之为动药、后者谓之为静药。即凡通、散、行、化、升降的药物多属动药;凡补收、敛、涩的药物都属于静药。膏方为甘补之剂,其配伍规律为静药多于动药。任老甘补之剂、益气养阴法中即具健脾助运之妙。

不仅如此,任老还特别注重顾护胃气,常以白扁豆、砂仁、豆蔻、鸡内金、麦芽等助运防腻。任老认为,益气养阴与健脾助运为论治中的一种方法、两个层次:前者指选择方剂、药物言,后者指应用治法言;前者为针对气阴两虚的直接用药,后者为益气养阴的治本之法。健脾助运使用得当,不仅是益气养阴的辅助与补充,更能体现治疗的深入内涵与临证技巧。

### 5 膏补重四药

任老应用补虚膏方以用好、用活人参、阿胶、冬虫夏草、鹿茸四味补气血阴阳为经验之谈,同时能根据中药资源与病家经济承受能力等情况具体应用之,笔者的体会是:用法重于用方、用方重于用药。

人参,性温,味甘微苦,入脾、肺二经,大补元气,有“百草之王”之美誉,亦为补脾要药。可用于益气、回阳、健脾、补血诸方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,其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、黄酮类物质,有抗损伤、抗衰老、抗疲劳、对抗有害物质、

提高免疫力、调节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等功能。如无气虚的病证不可随便服用,即体质壮实、无明显虚弱征象,则不必单用该品,如误用或多用,往往反伤阴血,轻则亢奋不适、睡眠不安,重则鼻衄、纳减、胸闷腹胀等。膏方入人参,并无大忌,较之单用安全,因养阴之品可以制人参温热之性而长其补益之功,气虚者补气、血虚者补气以生血,生血以养阴、补气即助阳,所以为膏方要药。

阿胶,性平,味甘,入肺、肝、肾诸经,以滋阴养血著称。阿胶含胶原、骨胶原、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、小分子活性肽等,能增强机体记忆力、有较强抗疲劳和加速红细胞、血红蛋白生成等作用。常用于强身、延缓衰老、增强免疫力,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减轻放疗、化疗的副作用,可预防和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,并为美容养颜之佳品,还因其补虚、养血、止血、安胎等而被视为妇科良药。阿胶用于膏方,不仅仅用其补益功用,还因为其可以作为膏方的赋形剂、无胶(阿胶)不成膏而为膏方必用之品。但阿胶味厚质重为滋腻之物,用之须讲究得法;任老多尽可能选用陈阿胶以缓其性,均以陈黄酒浸泡烊化,因酒辛温,去腥味而防滋腻,加之整个膏方的益气、健脾、助运之动药,可无塞滞气机、有碍消化之虞。

鹿茸,性温,味甘咸,入肝、肾二经,有补肾壮阳之效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,鹿茸含多种氨基酸、硫酸软骨素、雌酮、骨胶原、蛋白质和钙、磷、镁等矿物质,具有振奋机体功能,对全身虚弱、久病之后患者,有较好的强身作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谓之“生精补髓,养血益阳,强筋健骨,治一切虚损……”。鹿茸性温而不燥,入膏方则平和补益而无偏激之害(方中多种药物合理配伍使然),非阴虚甚者可不列为禁忌。任老补肾膏方常以鹿角胶代之,因其不仅仅同样有温补肝肾,益精养血之功效,而且其为膏方上好的赋形剂和价格经济而被广泛应用。

冬虫夏草,性温,味甘,入肺、肾二经,有补虚损、益精气、止咳化痰之功效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,冬虫夏草含虫草酸、糖类、蛋白质,有益脂肪(82.2%为不饱和脂肪酸)和维生素B<sub>12</sub>、麦角脂醇、六碳糖醇、生物碱等,是著名的滋补强壮药,有增强免疫功能、营养心肌、降低胆固醇、抗缺氧、抗氧化、抗病毒、抗菌和抗癌等作用。但冬虫夏草资源有限而价格昂贵,先生多以枸杞代之,虽二者形、质、效相差甚远,但道地宁夏枸杞加之增量使用,亦为不错的选择。

## 6 病案介绍

患者,女,62岁。2012年1月23日诊:有胃炎病史20余年,经常于本中医、中西医结合门诊就治。1月前复查胃镜及其活检病理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。刻见:中脘胀闷,偶有隐痛,空腹时甚,得食能缓。面色不华,大便时溏,腰际酸软,舌质暗红、中有裂纹,苔薄微腻,脉弦细带数。体型丰腴,平素情绪低落,动辄太息。诊断: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

化生。中医诊断:胃脘痛、痞证。证型:脾虚肝郁,气虚气滞,蕴热夹湿,阴络失和。治则:调补肝脾、益气养阴、舒畅气机、清热和络,辛香合以甘平。方选参苓白术散、丹栀逍遥散化裁出入,处方:人参<sup>另煎</sup>300g、太子参300g、阿胶300g、枸杞300g、山药300g、生地黄180g、熟地黄180g、白术180g、茯苓180g、白芍药150g、当归150g、姜半夏120g、白扁豆120g、莪术120g、桃仁120g、杏仁120g、连翘120g、蒲公英120g、藤梨根120g、木香100g、藿香100g、佛手100g、旋复花60g、失笑散60g、陈皮60g、丹皮60g、砂仁30g、薏仁30g、柴胡90g、浙贝母90g、煅瓦楞子300g、鸡内金120g、生麦芽120g、大枣500g、饴糖250g。制成软膏方,每服1大汤匙(约30mL),温开水调匀,晨起早餐前、晚餐后半小时各服1次。如遇外感等症,则随诊。

按 慢性萎缩性胃炎与中医胃脘痛、痞证之临床特征相类似,是一种本虚标实、寒热错杂的病证,病因多为七情思、怒之伤,六淫寒、热、湿之感,正虚加痰饮、瘀血、络滞等病理改变,病位主要在脾(胃)、肝(胆),常为肝脾同病。治疗以准确辨证为基础,扶正祛邪为则的综合施治。其中膏方的应用,具有以调补、平衡为主及其用药时间、时长的特殊性,故处方与汤剂的应用治则相同、治法有别;同用方药,多为“大方”。本例以调补肝脾、益气养阴、舒畅气机、清热和络之参苓白术散和丹栀逍遥散、失笑散为主,通过调整机体免疫状态和胃的功能以促进炎症的吸收、萎缩腺体的恢复、肠化和异型增生的消退。在具体用药中,任老根据《内经》“阳化气,阴成形”理论,认为胃腺体萎缩乃为形体亏乏、功能不足。采用肝脾(胃)同治、扶正祛邪的方法,运用参苓白术散合丹栀逍遥散加减。其中改党参为太子参,协助人参以增强其益气补阴之功;中州不足,升降无权,当治肝以利气机。柴胡、生麦芽之升合郁金、佛手之降,使补中有通,升中有降,脾阳升,胃气降,虚实更替,气机自活;叶天士谓“初病结气在经,久则血伤入络”,故病久不忘治络<sup>[3]</sup>。任老根据临床用药经验配伍使用旋复花、莪术、桃仁等药加强通络和血、化瘀止痛的功效。此外,先生吸取现代医学经验,认为加浙贝母、煅瓦楞子,可加强抑制胃酸的作用;加连翘、蒲公英、藤梨根等药以加强清热解毒功效,达到消除肠化、异型增生的目的。

## 参 考 文 献

- [1] 王嗣. 中医内服膏方之历史源流[J]. 中医临床研究, 2012, 4(14): 118-118.
- [2] 史红霞, 屠亚军. 膏方在现代临床中的应用[J]. 中国社区医师(医学专业), 2012, 14(13): 33-33.
- [3] 陈超. 吴门医派络病学说在现代慢性肝病中的应用[J]. 中医杂志, 2010, 52(8): 761-762.

(收稿日期: 2014-11-12)

(本文编辑: 董历华)